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社會教育學刊，民 90，30 期，261~289 頁

國中學生的時間概念¹

黃鴻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描述台北市一所國中三年級自願就學班與普通班學生的時間概念。學生將時間分為四類：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學生掌控的讀書時間、教師掌控的玩樂時間、學生掌控的玩樂時間。學生以各種策略增加玩樂時間，減少讀書時間。

學生的時間取向為當前取向。他們雖認為課業與未來都很重要，卻很清楚，無論如何努力，很難改變自己命定的未來，轉而將時間運用於處理當前學校生活的重要問題。透過靈活的時間分配與運用，學生逃避教師的處罰，使學校生活充滿樂趣。

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在分數標籤與能力分班的影響下，教師有意或無意的偏見與歧視形成無法超越的結構性障礙，使學生覺得未來已經命定，無法有所期待，於是形成重玩樂輕讀書的時間概念。

關鍵詞：時間概念、學生文化、角色認同、能力分班、分數標籤

¹ 本研究曾以較短的形式發表於第五屆教育社會學論壇（黃鴻文，民 90）。

Time Conception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orng-wen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NTN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designed to describe time conceptions of student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of the students' time in school : study time controlled by teachers; study time controlled by students; play time controlled by teachers; play time controlled by students. The students do their best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lay time and to decrease that of study time. Labeling and grouping according to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two main factors formulating structural borders that prevent the students from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their future. The students, discovering their future are destined, are forced to apply their time more effectively to solve current problems in school. Therefore, the students are present oriented instead of future oriented.

Time conceptions are the result of students' adaptation to school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Educator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when setting up educational arrangement. They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hopeful future rather than destined future.

Key Words: time conception, student culture, role identity, ability grouping,
labeling effect

壹、前言

追逐世界徒費心機，
沒有人能超越它。
汲汲營營的你，
駐足接受批判，
每天的食糧是神明賜予，
不要只想到你自己，
莫為奇特的事情而耽憂。
如果你真的來了，幸福，
我們不會有所質疑，
如果你不來，我們也不會有所期待。
我不知道我的幸福在何方。

這是一首 Algeria 的 Kabyle 農民的民歌(Bourdieu, 1990, pp.221-222)。在面對嚴苛的自然環境時，這些農民既然無法對抗或改變大自然，其生活與農耕就必須順服大自然的時間節奏。也因為自然環境條件不佳，使得農民生計極為艱困，也讓他們對幸福、對未來很難有所期待。對這些農民而言，在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一套生活與農耕的時間表。

每個社會都有一個特定的時間表，是社會成員日常生活行動的依據。Kabyle 農民是如此，中國農民的生活與農耕也是依據傳統的農民曆。學校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也有特定的時間表，教師與學生行動必須參照這個時間表。教師與學生依據既定的每日、每週、每學期的時間表，上課、下課、考試、早讀、午休等。

時間表代表一種活動的順序，如果能強化一個時間表的功能，社會生活就能維持某種程度或形式的秩序。學校正式的時間表代表學校或教師的目的與要求，是由學校或教師的觀點建構學校的生活方式。但是由學生的觀點言，在學校生活的適應過程中，學生不見得完全遵照學校的時間表，可能建構一套自己的時間系統，作為行動的依據，發展出另一種學校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學生的文化。因此，學生的時間概念很可能是學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元素。

本文之目的即在描述國中學生的時間概念。由於時間概念與環境的適應有密切的關係，瞭解學生的時間概念，除了可以進一步分析學生文化的傾向，亦可發現學校社會文化環境的特徵，以及學生的適應過程與問題。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些訊息是非常重要的。

本研究將描述臺北市北區一所國中（北城國中）三年級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的時間概念。由於研究時間與人力所限，本研究的時間概念僅指涉學校生活中的時間。以下首先回顧相關的研究，其次說明研究對象與方法，介紹該校的正式時間表，然後依序描述該校學生對於時間的分類、時間的數量、時間的分配與運用、時間的取向，最後提出結論。

貳、學生時間概念的相關研究

社會學與人類學關於時間概念的文獻很多（黃應貴，民 88；Adams，1990；Giddens，1987；Hassard，1990；Munn，1992），但是有關學生時間概念的研究則屈指可數，也沒有研究者提出這方面的理論。以下只能就幾個此類研究，分別說明其研究的成果。

Anderson 與 McClard (1993) 以民族誌的方法研究美國一所大學新生的時間取向。他們認為學生將時間分為兩類：社交時間 (social time) 與學習時間 (study time)。社交時間通常是指週五下午至週日下午。學生在這段時間從事的活動包括運動、看電影、參加舞會、吃東西、到處逛等。

學習時間則是指週日下午至週五上午，又分為讀書時間 (studying)、上課時間 (time spent in class)、讀書休息的時間 (study breaks)。學生在讀書時間所從事的活動包括在床上讀書，在書桌前讀書，在圖書館讀書，準備考試，寫報告等。上課時間除了上課外，也經常翹課。讀書休息的時間是當學生覺得已經讀書或讀累了，他們會從事社交時間所進行的活動，如聊天、看電影、吃東西等。

雖然在大學應該以學習為主，學校生活的時間大多應為讀書與上課時間，但是學生只有在不讀書、不上課會影響他們的成績時，他們才會讀書、上課。Anderson 與 McClard (1993) 指出：

「學生只從事必要的活動；他們只讀必須讀的部份；他們只上必須上的課。」

活動是否必要取決於（該活動）是否為評鑑他們表現的基礎。」(p.169)

在時間取向方面，學生是當前取向，也是未來取向。這群大學新鮮人，必須解決「當前」的各種課業問題，包括作業、考試、寫報告等。若能解決這些問題，他們期望能在期末獲得較佳的成績（通常是 B 以上）；較佳的成績成為他們的「短期未來」的目標。較佳的成績則能使學生在未來畢業之後，順利獲得良好的工作；較佳的工作成為「長遠未來」的目標。

Becker, Geer, Hughes, 與 Strauss (1961) 研究美國堪薩斯州醫學院的學生文化。學生想成為專業的醫生，但是在入學之後，他們必須面對極為沉重的課業負擔。他們很清楚，如果無法通過「當前」課業的考驗，不可能達成「未來」的理想，成為優秀的醫生。因此應付當前的課業成為他們的短期目標，未來的理想則暫時被擱置。等到較晚的階段，才比較能兼顧未來的理想，尤其是學生在醫院實習的階段，他們已經不只是應付教授的要求，也希望能學到未來成為醫生所需的臨床技術與經驗。因此，學生是當前也是未來取向。

在學校生活有限的時間中，要學習各種不同的知識，課業負擔非常沉重，於是時間成為最重要的資源，學生靈活的運用時間，才能應付繁重的課業，或者學到專業技術與經驗。以下的例子，一方面說明學生如何靈活運用時間，另一方面則說明學生的行動相當程度是為了未來成為優秀醫生的理想 (Becker, 1993)。

在實習時，學生經常會相互交換不同症狀的病患，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不同類型的病人，學習最多的醫療知識。例如當一個學生有三位心臟病的病人，另一個有三位糖尿病的病人，他們就會交換病人，如此就不會浪費時間只學到心臟病的知識，卻失去學習糖尿病知識的機會。

學生最討厭被稱為 *crock* 的病人，*crock* 意指對他們沒有學習價值的病人。這類病人能詳細說出自己有很多的病痛，實際上卻檢查不出任何病徵。處理這些病人只是聽病人冗長的抱怨，非但學不到醫療知識，而且浪費他們有限的時間。Becker (1993) 道出學生的想法：

「檢查病人總是很耗時間，檢查 crocks 却是沒完沒了。crocks 會說出一大堆症狀，而且認為每個症狀的細節都很重要……因此 crocks 比其他病人佔用你更多的時間，卻給你非常少你想要的……每件事物都是一種時間的交易，學生…以最稀有的商品交換其他有價值的事物。」(p.32)

由此可見時間對醫學院學生有多麼重要。他們與前述大學新生一樣，其時間取向是當前也是未來取向。他們經濟有效地運用有限的時間，一方面應付當前課業的負擔，另一方面努力學習最多的專業知識，期盼未來能成為優異的醫師。

Ogbu (1974; 1991) 研究美國加州地區的黑人學生，發現絕大多數的黑人中學生都很想順利畢業、升學，有 99% 希望能順利高中畢業，53% 希望就讀四年制的學院，34% 希望能擁有更高的學位。另外，有 41% 希望未來能從事專業性工作，16% 則希望從事技術性工作。他們的教育與職業期望相當高。

儘管有這麼高的教育與職業期望，但是在學校生活中，這群黑人學生並未認真讀書，反而是經常翹課、兜風、閒逛、看電影、嗑藥、喝酒、參加舞會等，成績表現非常差。雖然 Ogbu 並未統計學生讀書或玩樂的時間數量，但讀書時間顯然不會太多。由此類外顯行為的表現來看，學生似乎不很在乎未來的升學與就業。

對於此種內在期望與外顯行為的矛盾，Ogbu 指出，學生雖然對未來有所憧憬，但是他們看到父母、鄰居、兄姊、親戚失業、無法充份就業、升遷不順利的情形，認為美國社會對黑人並不公平，在教育與職業上有族群歧視，黑人無論如何努力，未來都無法出人頭地。Ogbu (1991) 指出：

「黑人孩子，尤其是年紀較大的，發覺他們依據主流社會的策略，以學校成績獲得成功的機會比他們的白人同學低，……這些孩子由父母、兄姐、親戚、家庭友人、鄰里的其他成人失業與未充份就業的情形，很早就知道這種職業的瓶頸 (job ceiling)。」(pp.279-280)

黑人學生不僅認為社區的就業系統對黑人不利，學校內教師的評鑑也對黑人學生不利，「學校，因此，在無意中使黑人孩子邁向命定未來的經

驗（destined future experience）...」（Ogbu, 1974, p.271）。

黑人學生質疑社會與學校教育的公平性，即使有很高的教育與職業期望，卻認為不可能實現。既然認為未來是「命定」，努力讀書也無濟於事。學生顯然不是未來導向²。此種時間概念受到學校之外的社區與整體社會結構性障礙的影響，是長久以來黑人在美國社會族群適應的結果。

學生時間概念研究的雖然不多，但由上述這些研究卻可發現時間概念的主要層面，包括時間類別、時間數量、時間取向等。尤其是時間取向，在 Ogbu 的研究中，學生認定未來是命定的，在學校的生活中，將大多數的時間用來玩樂；在 Becker 的研究中，學生很清楚若不先處理當前的課業壓力，就無法達成未來的理想，因此他們非常努力讀書。時間取向是時間概念的核心層面，對學生的其他觀念與行為有很強的引導作用。

此外，Becker 強調學生的時間概念與相關行為是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調整適應的結果，Ogbu 的研究則認為黑人學生對未來不抱希望是受到整體黑人族群社會適應的影響。前者的研究背景為學校系統，後者為整體社會，但卻都以學生或族群的「社會文化適應」為理論的基調。上述這些研究的基本觀點與結論都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

參、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係以本研究者的國中學生次文化民族誌研究（黃鴻文，民 84）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蒐集資料的方法包括：實地觀察、深度訪談、問卷調查。

本研究原來選定台北市北區一所國中（北城國中）三年級十三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該校行政單位所選定的三個升學重點班，其導師皆不同意研究者進行觀察，所以只有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其他的十個班級為本研究的範圍，可分為兩類：(1) 四班自願就學班（簡稱為自學班），

² Ogbu 在其研究中並未分析學生的時間取向。筆者在研讀其研究資料時，認為這些黑人學生並非未來取向，因此與 Ogbu 透過電子郵件數度討論這個問題，Ogbu 於回函時也接受這個看法。

學生毋需參加聯考，僅以在學三年的成績，分發至臺北市各高中職或五專就讀；(2) 六班普通的升學班（簡稱為普通班），需要參加高中聯考方能升學。

這些學生中，自學班 138 人，普通班 180 人，合計 316 人，每班平均人數約 32 人。在性別方面，男女人數約略相等，但自學班女生稍多，普通班男生稍多。在智商方面，男女智商差不多，但自學班智商較普通班略高一些。在家庭背景方面，自學班家長教育程度高於普通班，自學班家長職業等級則略高於普通班。

學生依其性別、智商、教育程度、家長職業分別列表如后。

表一：北城國中三年級男生與女生人數與百分比

性別	普通班		自學班		全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男生	101	56.11	58	42.03	159	50
女生	79	43.89	80	57.97	159	50
合計	180	100	138	100	318	100

表二：北城國中三年級學生智商平均數與標準差

智商	班級類別		性別		全體
	普通班	自學班	男生	女生	
平均數	53.42	57.52	54.63	55.61	55.13
標準差	14.13	12.64	14.12	13.04	13.56

表三：北城國中三年級學生父親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普通班		自學班		全體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國小	39	24.1	27	20.5	66	23.0
國中	43	26.5	28	21.2	71	24.7
高中職	53	32.7	35	26.5	88	30.7
專科	8	4.9	10	7.6	18	6.3
大學以上	17	10.5	27	20.5	44	15.3
合計	160	100	127	100	287	100

表四：北城國中三年級學生家長職業概況

職業類別	普通班		自學班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專門技術	1	0.7	5	3.7	6	2.5
行政及主管	34	22.7	35	25.5	69	28.4
監督及佐理	18	12.0	23	16.8	41	16.9
買賣工作	27	18.0	21	15.3	48	19.8
服務工作	13	8.7	12	8.8	25	10.3
農林漁牧	2	1.3	1	0.7	3	1.2
生產操作	30	20.0	21	15.3	51	21.0
合計	125	100	118	100	243	100

上述這種情形可能與該校分班措施有關。自學班為並未能力分班，在智商、家長職業與教育程度的分配較為平均，普通班有許多學生在進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較佳，轉入重點升學班，可能因此使其智商、家長職業與教育程度稍低。一般而論，普通班與自學班的智商水準中等，家長的社會地位以中等與中下階級較多。

肆、學校的正式時間表

每個學校都會設定一個時間表，引導每日、每週、每學期各種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與學生的行動通常需要參照這個時間表。各校的時間表雖然大致相同，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以下說明北城國中的時間表。

在北城國中，學生每天早上七時廿五分必須到校，否則以遲到處理。但是各班導師可能將到校時間提前至七時十分、十五分或廿分。早自習在七時卅分正式開始，七時五十分結束。七時五十分至八時十分為跑步與朝會時間。每週一、五為全校朝會，包括升旗、頒獎與各種報告事項。每週二、三、四則輪流由各年級學生至操場跑步，沒跑步的學生則留在教室繼續自習。

八時十分至中午十二時，共計四節課。每節五十分，下課休息十分鐘。十二時至十二時卅分為午餐時間，其後至十三時五分為午休，學生需趴在桌上睡覺休息。午休時，可能有各種活動進行，包括童軍活動、輔導室約

談、訓導處處罰遲到學生等正課時間無法進行之活動。

十三時十分開始，上兩節五十分鐘的正課，至十五時，開始十五分鐘的打掃時間。打掃完畢後，十五時十五分至十六時五分上第七節課。其後，大多數一二年級學生可以放學回家。三年級重點班會留到第九節，並且吃晚餐，再進行晚自習至晚上九時許。普通班與自學班則除了二個班級之外，所有班級都上第八節，至於第九節大部份班級開學之初都上課，但一個月後則全部都停止。上完第八節回家的時間已是十七時五分。週六只上四節課，至中午十二時放學。茲將該校的時間表簡要列於表五。

表五：北城國中的正式時間表

時間	學校的時間規定與活動
7:25	超過時間到校為遲到
7:30~7:50	早自習
7:50~8:10	朝會、跑步或自習
8:10~12:00	上第1~4節、每節50分、下課10分
12:00~12:30	午餐、自由活動
12:30~13:05	睡覺、處罰、輔導、童軍活動
13:05~13:10	下課
13:10~15:00	上第5、6節、每節50分、下課10分
15:00~15:15	打掃環境
15:15~16:05	上第7節
16:05~16:15	放學或下課休息
16:15~17:05	上第8節
17:05~17:15	放學或下課休息
17:15~18:05	上第9節
18:05 以後	放學或重點班晚餐與晚自習

學校將擬教導的各項課程依照上述這份時間表，安排每天教學活動的進行，並依據課程的內容與數量，形成一週、一學期的課程進度表。不同的科目每週上課的時間數量不同。三年級學生每週上課三十九小時，國文、數學各六小時，英文五小時，理化四小時，地球科學、體育、公民二小時，歷史、地理、美術、家政、工藝、童軍、輔導活動、自習、聯課活動、週會、班會各一小時。

這些都是正式課程，還有所謂的輔導課與第九節。三年級除了一班普通班、一班自學班之外，各班每週一至週五第八節課分別排有不同的課程，稱為輔導課。普通班排的是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等，自學班除了這些科目外，會排定一科藝能活動，可能上陶藝或體能等課程。第九節專為準備升學考試所設計，沒有特定安排任何科目，由各班導師自行運用。

上述學校的正式時間表具有社會規範的性質，學生必須遵照時間表從事規定的活動，若有違反，將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例如，超過七時廿五分到校視為遲到，午休時間可能被罰站；午休時間若不按規定午睡，也可能被老師叫到教室後面罰站。因此正式時間表必須依賴獎懲系統，方能要求學生按照規定行動，使學校生活能維持基本的秩序。

上述的正式時間表代表學校或教師的時間概念。學生在學校生活的適應過程中，不會完全遵照學校的時間表，可能建構出學生自己的時間概念。以下將詳細北城學生的時間概念。

伍、學生的時間概念

一、時間的類別

上課、下課、午休、打掃等——這些學校的時間規定，學生當然非常清楚。由新生訓練開始，學生必須適應這套學校的規定。然而學日常生活為所參照的時間分類的架構，卻不是學校這些時間規定，而是學生自己所建構的一套時間分類。

北城的學生將學校生活的時間主要分為二大類：讀書時間與玩樂時間。在讀書時間裡，學生所從事的活動與正式學習有關，包括看書、背書、抄作業、寫作業、考試、聽課等；在玩樂時間裡，學生的活動則與正式學習無關，包括玩遊戲、打球、搞笑、下棋、畫圖、吃東西、喝飲料、看漫畫、睡覺等。

就學校的時間規定而言，讀書與玩樂時間的分野是上下課的鈴聲，上課應該讀書，下課才可以玩樂。這是學校正式的時間規定。對一個非常重視升學的班級或學校，學生念茲在茲者，只有讀書。他們不僅上課讀書，

下課也要讀書。北城國中的升學重點班非但上課讀書，即使下課時間，大多數學生除了上廁所外，仍然在讀書。本研究的對象普通班與自學班則不然，在日常觀察中發現，他們非但下課可以玩，上課時也經常在玩。他們讀書與玩樂的時間與教師是否嚴格、是否掌控學生有密切關係。

因此以教師是否嚴格、掌控學生的標準，這些學生的學校生活時間也可分為兩類：教師（含行政人員）掌控的時間與學生自己掌控的時間。在學校生活中，許多教師非常嚴格³，透過體罰或斥責等方式維持權威，管制學生的行動；當這些教師或其代理人——如班級幹部——在場時，此時的時間是由教師所掌控。

學生自己可以掌控的時間主要是下課的時間，學生能夠自行決定如何運用這段時間。許多教師不夠嚴格，不願管或管不住學生，他們上課的時間。學生可以不理會教師的各種要求，此時學生也可自行決定如何利用時間。

綜合以上說明，教師掌控與學生掌控的時間，皆可再分為讀書時間與玩樂時間，形成四類時間分類（如表六所示）。以下分別說明學校生活中不同時間段落究竟是屬於哪一類的時間。

表六：北城國中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的時間分類

	教師掌控的時間	自己掌控的時間
讀書時間	嚴格教師及其代理人在場時，必須讀書。	沒有嚴格教師及其代理人在場時，策略性地讀書。
玩樂時間	嚴格教師及其代理人在場時，但以搞笑、換座位等方式玩樂。	沒有嚴格教師及其代理人在場時，可以玩樂。

第一，上課與早自習。上課與早自習本來是屬於讀書時間，只要是嚴格教師在場，學生通常必須依照教師要求必須聽課、看書、背書、寫作業，此時為讀書時間。但是學生也可以運用特殊的方式，如「搞笑」或換座位⁴，有限度的玩樂。若是不嚴格教師在場，通常學生會利用這些時間玩樂。

³ 關於教師，學生也有一套分類架構，他們將教師分為嚴格與不嚴格的教師，其他更詳細的分類請參閱黃鴻文（民 84）。

⁴ 關於搞笑與換座位等，將於下文時間的分配與運用時，詳細說明。

他們玩遊戲、聊天、到處走動、吃東西、睡覺等，教室內充滿笑鬧喧嘩的聲音。此時就成為學生可以掌控的玩樂時間，但偶爾也會看到學生在此時讀書，此為策略性的時間利用，下文將會說明。

學生將上課與早自習時間用來玩樂或讀書與課程內容並無關聯。只要教師不嚴格，任何課程，即使是主科的英文、數學與理化⁵，都是可以玩的時間。例如 C 班學生認為數學與理化老師都是不嚴格的老師，即使是上課時間，學生也會玩樂。

丹說：「理化課可以睡、可以玩，多好。」

莉說：「數學很無聊...就是因為太無聊，才會玩...理化很無聊，只能睡覺...英文可以搞笑。」

第二，下課時間。下課是學生可以掌控的時間，除了上廁所之外，通常是玩樂時間。玩樂的方式包括打球、上福利社、聊天、各式的遊戲等。但偶爾也會看到某些學生緊張地抄作業、看書、背書。通常這代表下一堂課要考試或交作業，如果教師相當嚴格，又無法作弊，讀書的學生就更多，此時下課成為讀書時間。這也是時間分配的策略性運用。

第三，早自習之前。早上七點多至早自習開始前是學生玩樂的時間，大多數學生利用這段時間吃早餐。很特別的是，此時也是學生讀書的時間。早上通常要繳交某些作業，大多數學生沒寫或沒寫完，他們都會利用這段很短的時間抄作業。此時雖未必有教師在場，但作業代表教師的要求，因此多數學生仍然會利用此時完成作業。

第四，午休與打掃時間。午休不一定有教師，但可能有班長或股長登記吵鬧同學的名字，走廊也偶爾會有訓導人員巡視，學生通常會按照學校規定睡覺。只有少數學生稍微玩一下。打掃時間則是可以玩的時間。大多數的學生在這段時間內，一邊打掃一邊玩遊戲，打打鬧鬧，甚至跑去球場打球。

因此，就學生而言，學校的時間規定僅供參考，他們的學校生活的時間按照「讀書或玩樂」、「教師掌控或學生掌控」分為四類，成為學生行動

⁵ 學生將科目分為主科與背科，主科包括英文、數學、理化，背科包括公民、歷史、地理、國文、地球科學等。更詳細的分類請參閱黃鴻文（民 84）。

的依據。

二、時間的數量

就讀書或玩樂層面而言，究竟讀書或玩樂時間的數量比較多？讀書時間較多顯示學生文化的主題可能以升學或知識為主，玩樂時間較多則可能是以玩樂為主。以學校的時間規定來說，每週上課的時間 39 節，1950 分鐘，早自習時間 120 分鐘，第八節 250 分鐘，合計的「讀書」時間為 2320 分鐘。下課的「玩樂」時間（下課加午餐）每週 405 分鐘。讀書與玩樂時間的比例將近六比一，讀書時間非常多，玩樂時間非常少。在教師或學生掌控的層面，除了下課時間為學生掌控之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是教師掌控。因此，教師掌控的時間非常多，學生掌控的時間非常少。

然而上述的情形是學校或教師的觀點，對北城國中的學生而言，只有少數嚴格教師上課的時間是教師所掌控，學生必須依照要求去讀書，其餘時間幾乎都是學生可以掌控的，學生大多在玩樂，只是偶爾分配很少數的時間來讀書。因此就學生的觀點，讀書時間很少，玩樂時間卻很多。如果進入北城與這些學生一起生活，除了少數嚴格教師所上的課之外，會看到他們下課玩樂，上課也玩樂。尤其是自學班，有的教師形容他們玩的「快樂的不得了」。事實上，學生以各種方式一方面避免教師使用他們掌控的時間，另一方面則努力將原本是學校或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減少，增加玩樂時間。或許可以說學校生活就是一場時間的爭奪戰，其結果使各類時間的數量產生明顯的改變。以下分別說明時間數量改變的各種機制。

第一，抄作業。這是最節省讀書時間的方法。大多數學生回家是不寫作業的。很多學生將教科書與作業都放在學校抽屜，書包空空扁扁的，裡面主要是放便當。他們大都到學校之後才抄參考書或向少數有寫作業的學生借來抄。抄作業的科目各類科目都有，幾乎是無所不抄。抄作業的速度非常快，只要幾分鐘就能完成。因此很多人到學校都在玩，直到快繳交作業時，才開始抄。某些班級自稱為「超人班」（超與抄諧音），對於抄作業非但不以為恥，而且頗為自豪。以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位女生在言談間顯示其抄作業的能力。

今天要交地理作業，早自習快結束時……

研：有沒有寫地理？

謝：沒有。

研：什麼時候交？

謝：第一節下課。

研：那怎麼來得及！

謝：絕對來得及。

第二，只讀若考試不會而教師會處罰的部份。大多數的學生會花時間讀書是害怕被教師處罰。不嚴格的教師不會處罰或處罰無效，學生通常不會讀書，即使讀書花費的時間也非常少。嚴格的教師會處罰學生，學生會花較多時間讀書。即使學生非讀不可，他們只讀教師會打罵的部份，其他部份則是「能省就省」。例如，某些英文教師知道學生英文程度差，告訴學生單字不會就要打，其他部份就不處理，學生就只背單字。有位國文教師說注釋考不好要補考，學生就趕著背注釋。以下是學生的說法：

丕：小考我都看如果考不好會被打的那些題目，趕快看，以免被處罰。國文的注釋如果考不好要補考，我都會趕快背下來。

第三，作弊。教師的處罰能促使學生花時間讀書，但是如果學生有機會作弊，還是可以減少讀書時間，甚或完全不讀書。學生之間甚至相互比較誰有機會作弊，誰的作弊技術比較高明。研究者曾看到學生在考完試之後，因為作弊的紙條來不及傳給他，而唉聲嘆氣。

作弊也可以避免教師使用學生掌控的時間。很多教師告訴學生若考不好放學後就要留下來讀書。作弊能提高成績，可以避免留下來，就不會損失放學後的時間。學生的說法如下：

晉：我們作弊主要是怕老師留下來。

林：有時候留下來七點多，佔用我們的時間，不然才不管她。

第四，提高效率。學生經常相互合作，提高讀書的效率，以便提早下課或回家的時間，減少讀書的時間。許多教師為上完完整段落的課程內容，會延長下課時間。學生很討厭教師佔用他們下課時間，因此讀書的態

度就非常認真，甚且互助合作完成教師的要求，就可以早一點下課。

某個自學班在國文課已結束時，教師要求朗讀課文，學生朗讀參差不齊，教師就是不下課。第二次朗讀時，學生朗讀就非常整齊，教師才下課。此時已下課數分鐘。另一班的導師要求必須所有學生安靜讀書一段時間才准許全班回家。每次回家時，同學會相互約束提醒，以免教師延長時間。

上第九節是為未來的升學作準備，卻會影響學生回家的時間，學生竭盡心力想免上第九節，即使要上課，也會設法縮短上課時間。三年級上學期剛開學，所有普通班都上第九節，自學班則由導師決定，如果老師認為需要加課或考試，會要求學生留第九節。

普通班學生上第九節的意願甚低。一位普通班導師曾讓學生討論並投票是否上第九節，結果不願意留的學生較多，老師只好讓不想留的學生離開。即使是留下來上第九節，因為沒有老師教學、管理，只是學生自行考試，學生互相合作，提高效率，縮短上課時間，可以早點回家。該班留第九節學生愈來愈少，最後只剩下三四位學生。此種情形可能發生在許多普通班，因為不久之後，所有普通班都取消第九節。

自學班學生對第九節也沒有好感。若教師要求上第九節要考試或檢討講義，學生也會互相合作，向其他課的老師借時間，將第九節需要完成的事，在上午或下午時，就先行完成。即使當天無法借到時間，在第九節時，他們也都努力合作，在最短時間中，以最高的效率完成該做的事。

第五，換座位。前述的策略主要是減少教師掌控的時間，減少讀書時間，相對地增加學生掌控的時間與玩樂時間。但換座位卻可以將讀書時間轉變為玩樂時間。學生的座位如果離教師與講臺遠一點，即使教師非常嚴格，仍然可以玩樂。通常後面的座位比前面的好，旁邊的座位比中間的好。學生對座位的典型看法如下：

展：我們喜歡後面的位子，可以做自己的事。

方：想玩就坐後面，想讀書就坐前面。

顏：我不喜歡正對講臺前方第一個位子，第一排其他位子都可以。

研：你們喜歡換位子？

萍：我喜歡和熟的同學坐在一起，這樣上課可以講話，不會枯燥。

第六，「搞笑」。前面幾種機制只是減少讀書的時間，但搞笑卻將讀書時間轉變為玩樂時間。在嚴格的教師上課時，學生不能玩又不能睡，上課枯燥或聽不懂。因此某些學生會利用教師所說的內容，提出一些與課程無關的問題，或者設法與教師聊天，使教室氣氛輕鬆有趣，讀書時間頓時成為玩樂時間。以下就是二個典型的例子：

某位老師偶然提到以前在大學參加社團

陳：老師參加什麼社團？

師：廣播社，還是社長。

李：現在倒了。

師：沒有，越來越壯大。

生：老師離開之後才壯大。(學生大笑)

師：沒有，最近才壯大。

英文老師講到 Inside it looks nice, but not outside。

師：就像有些人的桌子外面很好裡面暗潮洶湧。

劉：就像那個(手指著一位女生的座位)。

師：她去那裡？

劉：她沒來，她頭髮很難看。

州：頭髮，ki ki。

師：那是層次。

傑、劉等人趁機就扯到要老師剪頭髮。

師：被你們這樣一講，我都有點想去剪頭髮。(學生們一起鼓掌)

類似這樣的對話，短則數分鐘，長則一、二十分鐘，具有玩樂的效果。即使沒有玩樂的效果，至少可以減少讀書時間。某些膽子較大的學生還會利用教師沒看到時，作鬼臉、打手勢等，引得全班大樂，教師卻不知發生何事。每個班級都會有一些搞笑高手，以搞笑的技術爭取玩樂的時間。

抄作業、作弊、不上第九節、換座位、搞笑等方式其實都需要學生之間相當程度的合作。抄作業需要有人提供參考書或已寫完的作業，作弊需要有人提供答案或幫忙把風，不上第九節需要學生集體的共識與行動，換座位需要有人願意換，搞笑也需要學生之間的默契。

綜上所述，原來教師掌控的時間，因為很多教師不夠嚴格，學生，大多轉變為學生可以掌控的時間，學生將這些時間大多用來玩樂。嚴格的教師能切實掌控時間，雖然可以促使學生讀書，但學生只讀會被處罰的部份，或以作弊來減少讀書時間。學生學校生活的時間數量產生明顯的變化（如表七所示），而時間類別轉變的機制包括抄作業、作弊、換座位、搞笑等。

表七：北城國中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時間數量轉變情形

	教師掌控的時間	自己掌控的時間	時間總量
讀書時間	減少 	減少 	很少
玩樂時間	增加 	增加 	很多
時間總量	很少 	很多 	—

註：表中的箭頭代表時間類別的轉變。例如表中左上方的箭頭表示學生將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轉換為玩樂時間，因此讀書時間減少，玩樂時間增加。

三、時間的分配與運用

由上述時間的分類與數量來看，學生的玩樂時間很多，讀書時間很少。但是學生何時讀書？何時玩樂？為了能充份而經濟的運用有限的時間，學生會選擇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或時段讀書或玩樂，這是類似時間管理的作法，將影響學生學校生活的品質。學生究竟如何分配與運用時間？以下分別說明。

第一，學生通常是在最後關頭，再不讀書就可能被教師處罰的情況下，才會看書、抄作業。研究者就曾看過一班學生在童軍課前的下課時間，所有學生，無論成績好或成績差，全部聚在一起抄作業。他們早上不抄、午休不抄，一直要等到上課之前才要抄。學生們自認是抄作業的高手，因為抄作業的速度非常快，使他們敢在最後關頭才抄作業。

抄作業如此，看書、背書也是如此。許多班級的公民教師非常嚴格，罵人、踹人非常兇狠，若教師要小考，學生還是會背書。但是多數學生不會「提前」背書，而是等到上公民課之前的下課時間，才開始背書。研究

者經常為他們擔心，恐怕來不及背書，敦促他們把握時間，但他們仍然自信滿滿地對研究者說「來得及」。即使來不及，只要有機會作弊，他們還是在最後幾分鐘隨便翻翻書。

第二，學生通常避免使用下課時間讀書。下課是學生主要的玩樂時間，也是他們可以完全掌控的時間。因此下課時間的價值遠高於其他時間。即使一定要花時間讀書，許多學生會儘量保留下課玩樂，而將讀書的活動放在其他時間。以下的例子說明學生如何靈活運用時間：

我：你為什麼上（數學）課看國文，下課反而不看？

蒨：那是利用時間。

我：什麼意思？

蒨：你不懂啊！…下課要到處跑，上課用一隻耳朵聽數學，二隻眼睛看國文。

大多數學生都像上述這個學生一樣，不願意使用下課時間讀書。偶爾也有例外，學生會利用下課讀書，上課在玩。茲以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君：我都會利用下課時間讀國文、英文。

研：前兩週你們不是都利用理化、數學課（讀國文、英文），下課都出去玩？

君：只要有讀就好了。

研：理化時傑在看漫畫，下課在背國文。

君：看他想先做什麼。

這個班級的理化與數學教師教室管理非常不嚴格，國文與英文教師則非常嚴格。因此學生經常利用理化與數學課讀國文與英文。由於理化與數學教師的不嚴格，學生可以掌控所有的時間，因此學生可以隨心所欲的分配時間。他們可以上課讀書，下課再玩，也可以上課先玩，下課再讀書。由此種偶爾將下課當作讀書時間的例子，可以發現學生是非常靈活的利用時間，其目的在增加玩樂時間，減少讀書時間。

第三，學生利用不嚴格教師的課讀書或玩樂。不嚴格教師無法管理學生，他們上課的時間就成為學生能充份掌控的時間。學生主要是利用這段時間玩樂，但是也有學生會利用此時段寫作業或背書，以應付某些嚴格教師的要求。例如某班的理化教師從來不處罰學生，是學生眼中最不嚴格的

教師，理化課成為學生可以完全掌控的時間。國文教師則為該班導師，非常嚴格，如果考不好就會被處罰。學生就經常利用理化課背國文。

真：如果理化課下節不是國文，就會用理化課做其他事或睡覺。

如果下節是國文的話大家就會很認真的讀書。

真：我們會利用比較輕鬆的課安排其他重要的事。

研：什麼事？

真：比如說背國文...寫畢冊⁶...

柯：如果沒背書的話會利用理化課來背書。

第四，時間的擠壓效應。學生只願意使用最少的時間讀書，將最多的時間用來玩樂。如果學生被教師要求或自己已經在某一個時段讀書，他們就不會再讀書，只會想辦法玩樂。例如有些晚上補習的學生在學校裡卻很少讀書。對他們來說，放學後所有的時間幾乎都用來補習，根本沒時間玩。若白天在學校還是讀書，就毫無玩樂時間，更何況很多課程內容補習班都上過了，白天的讀書就顯得重複而枯燥。因此在學校的時間幾乎都用在與同學玩樂。換言之，玩樂的時間就「擠壓」到白天。以下就是一個例子。

研：你這樣子不看書，考得上（高中）嗎？

林：私立的吧。

研：我看你上課都在畫圖，有時在睡覺，怎麼辦？

林：就是因為玩的時間太少，所以只有上課玩。

研：你怎麼會時間少？

林：補習啊！

研：就是你上次跟我說一個禮拜補六天？

林點點頭。

研：什麼時間補習？

林：不一定，六點多開始，回到家都十點。

整個學校生活的時間，除了重點班之外，各班學生都在玩樂。在學校的時間似乎已經被定義為玩樂時間。學生即使想讀書都很困難，因此有些

⁶ 當時正逢三年級下學期，學生相互在畢業紀念冊上撰寫感言，是非常普遍的情形。

學生在學校也與其他學生玩樂，回家之後才讀書。有位學生告訴研究者，他爸爸認為聯考快到了，要他趕快讀書，可是他若在學校讀書，同學會說他假認真，他很小聲的告訴研究者，他是晚上才讀書。對這類型的學生而言，讀書時間被「擠壓」到晚上。

綜上所述，學生在學校中面對教師的要求與威脅，他們會設法將讀書時間減到最低，增加玩樂的時間。他們只要在最後關頭時才會讀書，平常避免使用下課時間，靈活運用不嚴格教師的上課時間，有效地滿足少數嚴格教師的要求，降低處罰的威脅，而時間的擠壓效應更顯示出學校生活的時間幾乎已被定義為玩樂時間。學生在學校中最重要的是盡情的玩樂，使學校生活輕鬆愉快。

四、時間的取向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將思想與行為的重心置於過去、當前或未來，此即所謂的時間取向。例如，一個人若凡事只求當前需求的滿足，不思索未來可能的後果，此為典型的當前取向⁷。多數的學校教育系統要求學生延緩當前需求的滿足，專心努力學習，日後方能獲得良好的職業與較高的社會地位。這是未來取向的教育安排。臺灣的國中教育也是如此，要求學生暫時拋開玩樂，全心全力讀書，方能在升學考試（普通班）與分發（自學班）中，超越他人。北城國中也不例外。一位普通班導師曾對學生說，聯考前好好努力，考完就可以玩：

你們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聯考...可是我看你們一點都不緊張，到現在還在玩！你們一年級在玩，二年級也在玩，三年級還在玩！...現在只要努力這兩個月，聯考完可以好好規劃怎麼玩。

這段話同時說明教師與學生的時間取向。教師認為當前的努力是為了未來的考試與考後的玩樂，這是未來取向。另一方面，如果這位教師的觀察是正確的，則北城的學生是當前取向，而非未來取向。因為學生「一年級在玩，二年級也在玩，三年級還在玩」，似乎完全不在乎未來的升學考試。

⁷ Kluckhohn 與 Strodtbeck (1961) 曾提出價值取向的理論，其中一種即為時間取向，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種取向。

本研究者的觀察結果也是如此。學生只要有時間就是玩遊戲、打球、看漫畫、打牌、聊天、搞笑等。前文的描述也顯示，學校生活的時間有相當多的部份是玩樂時間。學生努力增加玩樂的時間，減少讀書時間。即使撥出時間讀書，也只是避免教師的處罰，與未來的升學聯考無關。學生的行為係以眼前學校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為主要考量。以此而論，北城的學生是當前而非未來取向。

然而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卻出現不同的結果。研究者問學生「功課好對你未來的生活是否重要？」。結果顯示，自學班有 18.6% 認為很重要，有 57.7% 認為重要，合計有 76.3%，肯定功課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性。普通班有 18.5% 認為很重要，69.4% 認為重要，合計有 67.9% 覺得功課對未來的生活頗為重要（如表八所示）。在很多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中，很多學生也表示未來的升學很重要。可見大多數學生都認為努力使功課好對未來相當重要。

表八：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認為功課好對未來生活是否重要的反應

班級	量數	很重要	重要	不重要	很不重要	不知道	合計
普通班	次數	30	80	34	2	16	162
	%	18.5	49.4	21.0	1.2	9.9	
自學班	次數	18	56	20	2	1	97
	%	18.6	57.7	20.6	2.1	1.0	
合計	次數	48	136	54	4	17	259
	%	18.5	52.5	20.8	1.5	6.6	

學生既然認為功課對未來很重要，照理應該表現出努力讀書的行為，但他們的行為表現卻完全相反，努力找時間玩樂，在不得已時才讀書。當研究者觀察到學生玩樂的行為時，認定學生只重視「當前」學校生活的樂趣。當研究者發現學生對功課與未來的想法時，卻以為學生相當重視「未來」。到底學生是當前或未來取向？升學——聯考與分發——是學生「未來」很重要的事。由學生對升學問題的解釋，很容易瞭解學生的時間取向。

研究者看到普通班學生在非常接近聯考依然每天在玩，最常問他們：「聯考快到了，怎麼還不讀書？」學生通常會告訴研究者：「還早」、「來得及」。為何聯考已近，重點班學生都覺得來不及，這些學生還認為「還

早」、「來得及」？主要的原因是學生對自己與自己的未來已有「定見」。

絕大多數的學生知道自己考不上公立高中，想進私立高中、高職，根本不需要努力讀書，因為「只要繳錢就可以進去」，有些人想讀專科，認為很容易考上，無需特別努力讀書，有些人則認為自己的成績很差，早就完全放棄升學考試，或者「今年只是考個經驗」，想明年再重考。以下是他們的說法：

研：聯考快到了，妳怎麼還看漫畫？

榕：我沒有聯考的壓力，我要考護專，四百多分就可以了。

研：妳考得到四百多？

榕：一般都可以考到有四百多...護士缺很多，只要考都會上，標準很低。

研：老師說考試成績好，可以選學校。

倫：自己找學校讀就好了。

研：那還是要考試。

倫：○○工商只要繳錢就可以進去，我有很多學長都在那裡。

自學班學生也相當清楚自己的未來。自學班平時考試成績幾乎都是未來分發的依據，三年來的成績幾乎已成既定的模式，很少有所改變。分發既然根據這些成績，分發的結果也幾乎成為定局。每位學生都知道班上哪些同學可以分發公立高中、五專或高職。

由上所述，對北城的學生而言，未來已然「命定」，耗費時間讀書就沒有意義，當前學校生活的樂趣成為學生文化的焦點。可見他們的時間取向是當前而非未來取向。

五、分數與分班的效應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學生形成上述的時間概念？以下由「分數的標籤」與「分班的效應」兩方面分析其原因。學生進入國民中學，有考試必有分數。分數是學校能力分班的基礎，教師對待學生的重要依據。在求學過程中，依據考試的表現，學生被教師與同學貼上分數的標籤，逐漸瞭解自己在各科的分數水準。例如，班上每個同學的數學成績表現幾乎形成固定模式，誰的成績好，誰的成績差，大家心裡有數。以下就是學生接受分數標籤的例子：

陳：小學時候，我很皮。在班上都是 20 幾名。到國中以為比較難，就很努力讀，第一次月考考很好，以後如果考不好，別人會以為你是作弊的。所以，還是會讀，不會太用功，但是還是要維持…，人又不是聖人，不可能每次都考好，有時候一定會掉下去。

英文考試大家集體作弊。

隆將 traveling 抄成 travelling。

研：多一個 1。

隆：那是故意的，不能全抄對，我只希望分數不要太差，有二十多就好了。如果我自己寫只有十多分。

當學生接受分數的標籤之後，無論讀書或作弊都要根據自己以往分數的水準，分數標籤的效應可見一般。北城的學生接受分數的標籤，形成所謂的學生角色認同 (student-role identity)。每班只有極少數人認定自己是分數很好的學生，大多數人都認定自己是分數普通或很差的學生。分數既為未來升學的決定因素，當學生認定自己為何種分數水準時，當然也知道自己的未來將進入何種學校讀書。

北城國中為增加學生的升學率，實施能力分班，將必須參加聯考的班級(非自學班)分為重點班與普通班。由於分班的主要依據是學生的分數，能力分班的結果更強化前述分數的標籤效應。

重點班教師為使學生不受到普通班學生的影響，採取隔離政策，不准學生與普通班學生互動，有些連借課本或工具都不准。二年級表現甚佳的班級中，成績優異的學生轉至重點班，剩下成績普通與較差的學生。這些學生感覺到教師的嚴重歧視，心中憤懣不平。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認為學校將優異的教師調到重點班，教導自己的大多是比較差的教師，因此也常有不平之鳴。

重點班與非重點班之間似乎有一道看不見的、難以跨越的「牆」，牆的兩邊有差別待遇，形成兩種不同的世界，這道「牆」成為一種很難跨越的結構性的障礙。牆的一邊是受到偏見與歧視的非重點班，另一邊則是倍受重視的重點班。

學生雖察覺來自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偏見與歧視，也會抱怨或憤怒，卻

未見有效的對抗（resistance）行動。在增加玩樂時間、減少讀書時間的過程中，學生頗為得意與自豪，似乎取得某種形式的「勝利」，卻絲毫未能改變其「命定」的未來。他們在升學競爭的過程中，始終是「失敗」者⁸。

由上所述，分數的標籤與能力分班的措施，一方面模塑學生的角色認同，另一方面形成結構性的障礙，使學生瞭解並接受自己命定的未來。他們對未來不是不關心，而是無法關心，即使關心也沒有用，於是將時間與精力轉而運用於處理當前學校生活的問題。

陸、結論

學校的正式時間代表教育者對學校生活秩序的期望，學生不一定完全遵照這個時間表，在學校生活的適應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一套不同的時間概念，成為其行動的依據。本研究運用實地觀察、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描述北城國中三年級自學班與普通班學生的時間概念，獲得以下的發現：

在時間的類別方面，學生的時間有些用來讀書，有些用來玩樂。讀書時間是用來看書、背書、抄作業、寫作業、考試、聽課等；玩樂時間是用來遊戲、打球、搞笑、下棋、畫圖、吃東西、喝飲料、看漫畫、睡覺等。學生也知覺到有些時間是由教師掌控，有些則是自己可以掌控。依據玩樂或讀書、教師或學生掌控兩個層面，學生在學校生活的時間可分為四類：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教師掌控的玩樂時間、學生掌控的讀書時間、學生掌控的玩樂時間。

在時間的數量方面，就學校或教師的觀點言，教師掌控的讀書的時間非常多，學生掌控的玩樂時間很少。但由學生的觀點言，他們透過抄作業、作弊、只讀會處罰的部份、不上第九節、換座位、搞笑等方式，使得讀書

⁸ 此種情形與 Willis (1981) 描述的英國勞工階級學生「lads」頗為類似。這些 lads 與教師互動的結果似乎獲得勝利，但畢業之後仍然從事勞工階級的工作，在社會適應方面，是徹底的失敗。北城的學生或許可以是某種形態的對抗行動，卻無法跨越學校的結構性障礙，也未能擺脫身上的標籤，事後證明，六班普通班學生只有一位考上公立高中，就升學的觀點言，他們確實是失敗的。

時間很少，玩樂時間很多，教師掌控的時間很少，學生掌控的時間很多。

在時間的分配與運用方面，學生有其獨特的原則。他們只會在最後關頭時才會讀書，避免使用自己可以掌控的下課時間，彈性運用不嚴格教師的上課時間。這種時間的運用使學生能有效地滿足少數嚴格教師的要求，降低處罰的威脅，並且盡情的玩樂。

在時間取向方面，學生為當前取向。他們雖認為讀書與未來都很重要，但是在分數的標籤與能力分班的影響之下，知道努力讀書無法改變自己已然命定的未來，轉而將時間與精力運用於處理當前學校生活的重要問題。透過靈活的時間分配與運用，學生逃避教師的處罰，使學校生活充滿樂趣。

由上述的研究發現可以作以下幾項推論。第一，學生文化是以玩樂為主的文化，而非教師所期望的讀書為主的文化。學生將原本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轉變為玩樂時間，尤其是不嚴格教師上課時，學生可以盡情玩樂，無所顧忌。他們只有在不讀書被處罰時，才會讀書。即使需要讀書，他們也只讀教師會處罰的部份，如果有機會作弊，甚至可以不讀書。整體而言，學生讀書的時間很少，玩樂的時間很多。由此可見，北城的學生文化是以玩樂為主的文化。

第二，學生的時間取向是學生文化的重要關鍵。北城的學生雖然接受社會大眾的看法，肯定課業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性，但是當他們確認努力讀書無法跨越學校的結構性障礙，無法改變未來升學的結果，於是運用各種機制，減少讀書時間，增加玩樂的時間。學生創造一個與未來升學無關的歡樂的生活世界。此種重視當前的時間取向影響各類時間數量與時間的分配與運用，也使學生文化成為以玩樂為主的文化。假設學生認為努力讀書確實能夠改變未來升學的結果，研究者有理由相信學生讀書的時間會增加很多，讀書態度也會更積極些。

第三，學生的時間概念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適應有關。Algeria 的農民在適應大自然的過程中，對未來無所期待；在 Becker 的研究中，醫學院的學生在適應課業問題的過程中，發展出暫時擱置未來理想的觀點；在 Ogbu 的研究中，黑人族群的社會文化適應的結果，影響黑人學生的時間取向；在本研究中，北城的學生在面對升學主義與學校的結構性障礙，形成重視

當前生活樂趣的時間取向。這些訊息似乎說明，適應理論頗能解釋人們如何發展其時間概念。

第四，若升學主義不變，一般學生⁹的時間概念與玩樂文化也不會改變。在 Ogbu 的研究中，由於美國社會的族群歧視，使學生覺得黑人的未來沒有希望，如果美國社會的歧視沒有減少或排除，這些學生就不可能會努力學習。相同地，在本研究中，北城的學生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學校採用能力分班，加上分數的標籤效應，造成學校中的結構性障礙，使學生相信自己未來會進入何種學校，多花時間讀書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結果，遂造成玩樂為主的學生文化。因此，若升學主義不變，學校的結構性障礙也不會改變，學生的時間概念與玩樂文化也不會改變。學生的時間概念與升學主義有密切的關係。

綜言之，人類在適應社會文化環境的過程中，面對不同的問題，採取不同的策略解決這些問題，逐漸發展出一套時間概念。本研究中學生所發展的時間概念與成人——教師、家長或社會大眾——的觀點有極大的差異。成人認為學生應該為未來的生活作準備。當前生活的樂趣並不重要，為了未來的升學、職業與生活，學生應把握時間，努力讀書。只要考完聯考，或分發結束，就可盡情玩樂。因此玩樂時間愈少愈好，讀書時間愈多愈好。

教育人員很難理解，為何學生認為學業與未來很重要，卻天天玩樂，為何聯考已迫在眉捷，學生會說「來得及」、「還早」。Algeria 的農民對幸福、對未來無所期待，因為他們無法改變與抗拒大自然的力量，順服自然成為最佳的適應方式。北城的學生面臨類似的情境，他們對升學、對未來也無所期待，因為未來已然命定。在學校裡，難以超越的結構性障礙，使那些對教育、對未來有所憧憬的學生知道，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改變自己的未來。

學生與 Algeria 農民亦有不同之處。農民順服自然，敬畏自然，沒有抱怨，沒有憤怒。至於學生，有些人很早就接受分數的標籤，接受自己的命運，對於偏見與歧視，不再有反應，有些人則對偏見與歧視非常敏感，

⁹ 本研究的對象為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此處所謂的「一般」學生也是指普通班與自學班學生，並未包括升學重點班的學生。

時有抱怨與憤恨，卻沒有積極的對抗。學生表面行為的順服，其實是內心的無奈與放棄¹⁰。

學生的時間概念是學校生活適應的結果，不僅顯示出學生對學校生活的詮釋，並且反映在學校生活的方式。學生在學校生活適應的過程中，竟然發展出「追逐分數只是徒費心機」、對未來「不再有所期待」的想法，這毋寧是國中教育的悲哀。究竟是哪一種教育讓學生有這種觀點？！教育人員應該反省深思。

參考文獻

- 黃應貴主編（民 88）。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黃鴻文（民 83）。學生次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論之檢討。社會教育學刊，23，149-193。
- 黃鴻文（民 84）。國民中學學生次文化民族誌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NSC-84-2413-H -003-011），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 黃鴻文（民 90）。國中學生的時間概念。第五屆教育社會學論壇論文，臺南市，國立臺南師範學院。
- Adams, B.(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K. T. & McClard, A. P. (1993). Study time: Temporal orientations of freshmen students and computing.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24(2), 159-177.
- Becker, H. S. (1993). How I learned what a crock w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8-35.
-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¹⁰ 學生認為研究者為大學教授，比學校的教師、主任與校長的權力更大，常常告訴研究者許多他們認為的不平與秘密，甚至希望研究者能幫他們平反。

- Bourdieu, P. (1990). Time perspectives of the Kabyle. In J. Hassard (Ed.) . *Sociology of time* (pp.219-23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iddens, A.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Hassard , J. (Ed.) .(1990). *Sociology of tim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luckhohn, F. R., & Strodtbeck, F. L. (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Munn, N. D. (1992).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 A critical essa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93-123.
- Ogbu, J. (1974). *The next generation*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Ogbu, J. (1991). Low school performance as an adaptation: The case of blacks in Stockton, California.. In J. Ogbu & M. A. Gibson (Eds.),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pp.249-286).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Willis, P. (1981) .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